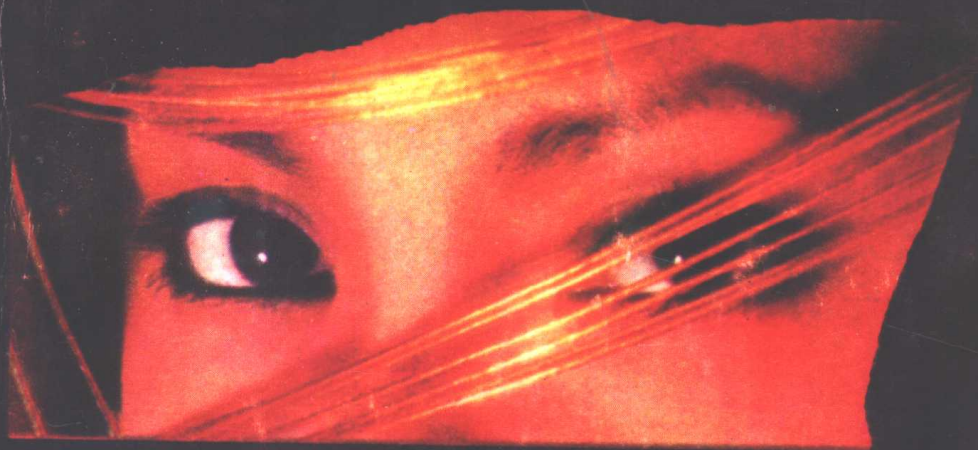




被操纵的 谋杀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阿强·致远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被操纵的谋杀

〔美〕玛 莉 限 表
阿 请 在 下 列 时 间 内 归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月

被操纵的谋杀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阿 强 致 远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台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3 字数：270,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7-075-0/I·42 定价：5.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杜鲁门，系美国已故总统杜鲁门之女，全美最有名望的畅销小说、传记女作家之一。她的第七部《首都犯罪》系列侦破小说在全美家喻户晓。这是她的第八部走红小说。

该书重笔刻画了两个女性——巴里和科利特，各有隐私而又十分亲密的挚友。一个是名牌特工，一个是业余间谍，都委身过同一个男人，都有着过格儿的兴趣、爱好以及爱情生活。巴里猝死，科利特惊疑，担任起了调查和追杀凶手的使命。她单枪匹马，穿梭于伦敦、布达佩斯、华盛顿之间，明查暗访，历尽艰险，在加勒比还引出了一段惬意且罗曼蒂克的韵事。爱情与死亡，很难说哪一者对她更危险。

英属维尔京群岛，1985年11月

她的名字叫伯纳德特，芳龄十八，高高的个子，典型的岛国“光润皮肤”——按他们的说法，这是一种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黝黑皮肤，头发的颜色油墨般黑，披散在肩头，从她身穿的那套紧身的酱紫色运动衫可以看出，她的体态丰盈，是个地地道道的“曼塔瓦娜”，这是岛上对那些妖艳女子的称呼。

从维尔京戈尔达岛的安圭拉角开往莫斯基托岛上的德雷克锚地的早班轮船自开船以来，大家一直在取笑她。她开始注意起一个来自维尔京戈尔达岛的招人喜欢的青年男子，这立刻引起了一番温和的戏谑。虽然她对人们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她为有这位新的男友而感到自豪，她明白，其他姑娘心里是嫉妒的。她嘴边挂着一丝满不在乎的微笑。你们尽情地取笑吧，我自尽情地去爱。

船上共有15个人，他们是男招待员、女招待员、酒吧间招待员、厨房帮手、女服务员和花工。大部分帮手住在维尔京戈达，由于开设这期班轮，他们汇集到了一起。莫斯基托岛上的德雷克斯安克雷奇是唯一的一处旅游点，在那里只为工作人员设了一间房子，却被两个轮机员占据了。

伯纳德特是助理经理。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计算的本

领也很高。她的父亲是个骨瘦如柴的渔民，每天黎明时分就消失在称为“害人洞”的浅水滩上，寻找着当地的一种“贵妇鱼”。她的父母双亲生活艰难，不希望她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继承这份穷家当。

她转过脸去，迎风翘首，脑海里浮现出前一天晚上和她的新情人在一起的情景。蔚蓝色的海水激起的浪花打在脸上，有几分疼痛。眼下的生活甜甜蜜蜜。而前一星期她还是闷闷不乐的，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有生之年，继续生活在这个也许算是美丽的世界上。现在有了他，生活又开始出现乐趣。

一个加拿大商人把这个旅游点全部租下两天，三个月前他也曾包租过一次，据他的助手说是为举行一次讨论会。几个头面人物住在两座豪华的别墅里，从别墅里向外望去是“石灰树海滩”。那些低一级的经理们挤满了10间用白色楔形板搭建起来的海边小房子，这些房子建在木支架之上，面朝戈达海湾。他们在草篷顶的露天餐馆里一起吃饭，厨师们为他们准备的菜有：用蜗牛肉作馅的法式大馅饼，香蕉和烤海豚肉，用香料、香草和白葡萄酒烧成的风味西印度红鳍，以及用一种秘方做成的巧克力奶油冻。

那个加拿大人上次光顾此地的时候，定了几条规矩，伯纳德特牢记在心。那两座别墅，除了他自己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外，其他任何人都是禁止进入的，旅游点上的服务人员只有在特别邀请时才能去那里。当别墅的客人们去吃早饭的时候，人们才能去打扫卫生。而当女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或餐馆里的服务员助手给餐桌上菜上酒时，住在小木房里的那些年轻人总是在别墅里呆着。

虽然那个加拿大人第一次来莫斯基托岛的时候，人们亦必称秘密，但是，露出蛛丝马迹实属人之常情，不可避免。例如有一天，伯纳德特在海滩上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张闪闪发亮的帆布条椅子上擦着手枪。当这个人意识到伯纳德特正注视着自己的举动时，就把枪放回皮套，急匆匆走进小木房。

自那以后，伯纳德特的朋友们发现，这一伙人中的其他人也在腋下的手枪皮套里装有转轮手枪，虽然人们煞费苦心地在遮遮掩掩。厨师对她说，“说是商人，我看呀，不是做正经生意的。”

这个加拿大人和他的三个年长的同事在别墅里开会时，那些总是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坐在别墅四周的阶地上，一声不吭地四下环顾。虽然这些人看上去都怡然自得，但他们却不和外人交往。其中有个人稍微开朗一些，伯纳德特和他有过一、两次友好的交谈。他英俊潇洒，笑容可掬。伯纳德特估计他是负责通讯的，因为他经常通过一台袖珍的手提无线电与停泊在海滩外的两条游艇对话。四个年长的人中，三个是乘这两条游艇来的，另一个是由水上飞机送来的。

这个无线电技师看来乐意和伯纳德特交谈，而她则公开地和他调情。有一次，她问道，为什么一次谈生意的会议弄得如此神秘。她提问时是那样的轻浮。而且实际上吃吃地笑了出来，并且触到了他的手臂。他笑了，轻声地、平淡无事地对她说，“我们即将推出一种新产品，而我们的竞争者们极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这些，我们只是加以提防而已。”

伯纳德特没有询问手枪的事，因为这与她无关，但是，她和其他服务人员总是在闲谈这些枪支的事，心里老是嘀咕

着，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从北边来的大亨虚张声势，觉得他们自己和所做的事情了不起，实际上大可不必。“傻瓜蛋”，他们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些傻瓜蛋给的小费多。每个德雷克斯安克雷奇岛上的人看到他们再次光顾，个个都喜冲冲的。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一点，一艘载着三个大头脑脑的游艇抵达了。半小时后一架水上飞机也降到水面上，慢慢地滑入又长又窄的码头。

伯纳德特向那些刚下船的人表示欢迎，但当她发现那位年轻英俊的无线电技师没有随船前来时，感到怅然若失。

当伯纳德特等待着乘坐水上飞机的三个旅客踏上码头的时候，突然发现无线电技师的脸在飞机玻璃窗后面闪动。他最后一个步出飞机，受到了伯纳德特最热烈的欢迎，而他只是点点头，和两个年长者乘上一辆机动车。当地的司机把车开出码头，沿着海边的蜿蜒小道驶去。伯纳德特眼看着车子消失在一座山坡的后面，心里纳闷他为什么如此粗率无礼。

“这些怪人，”她自言自语，感到欣慰的是，她的新交结的男朋友又回到了这个大岛上。

在岛子附近海面上游弋的游艇上的人目睹了这些游艇和飞机的抵达，但总的来说大家并不在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附近的游艇正象纽约城里大街上的黄色出租汽车那样屡见不鲜。然而，在一艘46英尺长的“摩根号”游艇上，却有一个人通过一架望远镜注视着这些船和飞机的来来往往。从清晨起他的船就在一英里外的海面上停泊，他在船上自己做了早餐。午餐他吃三明治，还有一热水瓶的果汁甜酒混合饮

料，并刚刚摆上一壶咖啡。身边的一叠纸上已记满了笔记。他身穿一套紧身的牛仔服，脚穿一双适合船上穿的棕色鞋，圆领汗衫上印有“爱德华兹游艇租船公司”字样，头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宽大、松软的帽檐上有蓝、红、黄三种颜色的布片缝缀起来的几个字——英国海军：普色尔朗姆酒。

他抬起头，试了试风向和风力。现在该是慢慢返回托尔托拉岛基地的时候了。这一路没有必要扬起风帆，可以开马达回去。他思忖着多逗留一会儿，当他确认不会再有收获时，便拉起船锚，向莫斯基托岛看了最后一眼，启程返航了。在回程的路上经过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一个建筑物，即一座三层楼的水泥楼房，望之俨然。房屋四周是用链环组成的高高围墙。德国种的短毛猎犬在海滩上奔跑。一架水上飞机和两艘较大的机动快艇停泊在一个私人码头上，和缓的浪潮拍打着飞机和快艇，左右摇摆。

当“摩根号”游艇慢慢地驶过这个小岛时，那个在圆领汗衫上印有自己名字的男人露出了笑容。他往咖啡里倒了些朗姆酒，拿起杯子对着小岛说，“祝你身体健康！”他高声大笑，放下杯子，然后把右手的中指指向小岛。

二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6年10月

“佐尔顿的那本新书的播音权有什么新进展吗？”
巴里·迈耶一边问一边走进乔治敦的威斯康辛大街的办公室。

她的助手戴维·休伯勒坐在一张高高地堆满手稿的办公桌前，抬起头看着她说，“巴里，不要着急，我们这个星期就联系。”

“我希望如此，”迈耶说，“你会想，我们谈判这一百万的事情，他们却在票据签字问题上故意拖拉，不予合作。这些讨厌的男人，他们对待这件事，好象是在购买罗纳德·里根写的70岁后性生活指南一书的版权。”

她走进自己办公室的内间，把公文包扔在小的长沙发椅上，打开了百叶窗。外面的天灰蒙蒙、阴沉沉的。也许来一场暴风雨就能把过去几天来华盛顿的闷热和潮湿一扫干净。然而这对她是无关紧要的。她正准备去伦敦和布达佩斯。伦敦总是那样的凉爽。应该说，几乎永远是凉爽的。布达佩斯天气炎热，但是共产党人最近发明了空调机，并在他们的东欧集团国家内加以推广。幸运的是，她可以整天躲在希尔顿大饭店里。

她坐在写字台前，两条修长柔美的腿交叉着。她身穿一

套十分喜欢的旅行服装：上衣和裤子相配的女装，衣服富有弹性，几乎没有任何折皱。一双显眼的红色鞋子以及一件粉红色的衬衫，纽扣缝得很低。休伯特推开门探进头来，问她是否需要咖啡。她笑了笑。他不仅聪明智慧，办起事来有条不紊，而且还不在于为他的顶头上司备茶点。她说了声“请吧”。一分钟后他送来了一只蓝色的大搪瓷杯，里面的咖啡正冒着热气。

她靠在皮座椅上旋转起来，座椅停转时正面朝那堵顶天立地摆满书架的墙壁。中央的那部分书架上摆着许多作家的书，她为他们充当了出版代理人。当时约有二十来个作家。作家的运气时好时坏，因此她名单上的人数也随着时多时少。但一般来说，保持15个人左右是不成问题的，其中包括佐尔顿·雷蒂。雷蒂是匈牙利小说家，最近全靠巴里·迈耶对他的信任以及在他最近的新著《丰碑》上所花的心血，他才得已蜚声文坛，饮誉全球，新书的销售量之多令人吃惊。这是一本家族史小说，根据《纽约时报》的书评介绍，这本书触及到了匈牙利人的精神——真正人的精神——的最深处。

时机对雷蒂和迈耶有利。最近，苏联人放松了对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的限制，其中包括旅游。雷蒂的手稿经过官方的检查后，几乎没有删改。他巧妙地把对1945年被苏联“解放”以来的匈牙利的批评揉合在不关痛痒的段落之中。字里行间的含义远比读者能理解的更为深奥。

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争相出版《丰碑》一书，这本书成为畅销书达数周之久。巴里·迈耶欣喜若狂，因为她为这本书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现在的大难题是如何处理雷蒂因大获成

功而得到的那笔可观收入。这个问题仍在处理之中，迈耶这次去布达佩斯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和雷蒂和匈牙利主席团的一位高级成员谈这件事，据雷蒂介绍，这位成员“可以经过劝说”松动某些规定。

当巴里想起“可以经过劝说”这句话的意思时不禁发笑。实际上意味着彻头彻尾的行贿，看准人头，向匈牙利官员暗中塞钱而已，这是纽约城里的做法，是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一个社会主义的问题。

上次前往布达佩斯，巴里被介绍给一位主席团成员，这次她还将和他见面。在初次谈话时，他基本上自始至终摆出一副公事公办，廉洁奉公的样子。他称雷蒂是“一个为匈牙利人民服务的作家，不是出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动机。”针对他的话，巴里答道，“先生，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我们将把他的几百万美元存入我们的帐户，直到你们的政策发生变化。”

“我们对进入匈牙利的外汇是有种种限制的，”这位官员说。

“真是遗憾，”迈耶继续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几百万美元的事。这笔钱对你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当然对任何经济都有好处。”

“对，讲得好，迈耶小姐。也许……”

“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处理这件事。”她站起身来准备走。

“我可能会想出一种办法，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外来处理。”

巴里笑了。在匈牙利只有那些拥有相当数量硬通货的人

才能爬上布达山，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新成员到底想为自己谋取些什么呢，难道他想在几个月内就弄到一辆汽车，而不愿意象通常情况下等上四年之久，难道他想在瑞士银行立一个自己的银行户头？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布达佩斯？”他问道。

“当你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例外’时。”

那次谈话是一个月前进行的。那位官员通知雷蒂说，他已经“为雷蒂能在布达佩斯拿到这笔钱而扫清了道路。”他补充说，“当然，雷蒂先生，我为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我所经历的风险就不用谈了。”

“那当然，”雷蒂说。

“当然啰，”巴里·迈耶接到雷蒂转达的这位官员的信息时这么说道。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她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一边自言自语，露齿而笑，一边把眼光转到书架上摆着的其他外国作家写的书上。她心想，真是奇怪，生活中的事情怎么会按自己的自然进程发展的。她从来没有想像过要成为一个专门和外国作家打交道的出版代理人，但事情的发展竟然就是这样。第一本书首战告捷，接着又出了第二本书，不久她作为一个代理人的名声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那些有这种需要的艺术家们的心目中更是如此。她对自己在出版界和华盛顿的地位感到称心如意，在招待会的邀请名单上她成了一个“热门的名字”，外国大使馆举行的社交活动场合也不例外。干这项工作还需周游世界，有时这是很疲劳的，但同时又是令人兴奋的。这些天来，她看来就和旅行小提箱一起过日子了，这使得象她母亲那样的人不悦，老人家丝毫不掩饰她对女儿

的不满，因为她很少见到自己的独生女儿。

巴里的母亲住在罗斯林的一个小城镇里，这里对巴里的精神境界来说相去甚远，但是对母女俩偶尔相见却是近在咫尺的。前一天晚上迈耶住在她母亲处，在这里住宿一夜便于她第二天早晨上路外出。她们在金狮餐馆高高兴兴地共进了一顿晚餐，然后到母亲的住处促膝交谈，一直到凌晨两点。巴里感到疲倦了；现在就乘上从纽约开往伦敦的航班，躺在头等舱的座位上美美地睡上一觉，那该有多好呀。

她把写字台前那一厚本散发着香味的粉红色笔记本转移到面前，快速地用大字字体写道：

我知道，我实际上不该费神给你写信，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你是个后来者，我们之间的那点感情不足以铭记在我心头。但是，我总是愿意再试一试，并且由我自己付出代价。你已经再一次伤了我的心，而我却愿回来再次让你伤我的心。你之所以能伤我的心，其唯一的原因是我爱你。我还觉得，你伤我心的原因是你爱我。男人和女人，真是些迷人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即将出发，我想告诉你的是，等我回来后，我们应抽出点时间，仅我们两人在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几天，好好谈一谈。也许这次交谈不会使我们处于困境。伦敦和布达佩斯在召唤。别淘气，想念我，该死的。

休伯勒走进房间，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迈耶边说边把刚写好的那几页纸放进一个信封，封好后写上地址，放入她的手提包内。“谢谢

你。”

“你将离开一周吗？”

“6天。在伦敦我将住在卡多根公园大街11号，在布达佩斯住希尔顿饭店。”

休伯勒哈哈大笑，说，“都是老一套，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迈耶笑了笑站起身来，伸了伸腰，眨了眨那双绿眼睛以驱赶倦意。“汽车在这儿吗？”

“在，代理行与巴特勒汽车租赁公司有一个共同帐户。司机正在楼下等候。”“巴里，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次去布达佩斯和共产党的大人物见面是否感到并不顺心？”

“是有点这种感觉，但佐尔顿对我说，‘不必担心，’”他们俩人都哈哈笑了起来。“戴维，他同你谈得太多了。”

“也许是这样。我知道，你是了解你的任务的，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行贿，也许不是最光彩的事。你可能会落入圈套。他们一向是这样干的。”

迈耶露齿一笑，然后拿起放在长沙发椅上的公文包，走到休伯勒跟前，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戴维，你是个可爱的人。你比我母亲更为我担心，这使你有资格上吉尼斯世界记录。不用担心，戴维。有事请与我联系。我也会给你打一、两次电话。顺便问一句，卡罗尔呢？”卡罗尔·格芬是代理行内两秘书之一。另一个名叫马西亚·圣约翰的正在渡假。迈耶手下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两人，他们都外出办事去了，

一个在好莱坞，继续处理雷蒂的小说的电影改编权问题，另一个在纽约参加一个会议。

“一定又在‘必游之地’夜总会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休伯勒说。卡罗尔·格芬喜欢去的迪斯科夜总会有时在早晨6点钟才关门。

迈耶摇摇头。“你告诉卡罗尔，她必须在工作和跳舞之间作出选择。又是一个上午过去了，她可以花她自己的钱整天跳舞，但不要花我的钱。帮我一点忙，行吗？”

休伯勒把迈耶留在招待室里的衣物箱和手提箱送上了等在门外的汽车。“一周后再见，”她一边说，一边坐进“弗利特伍德·布鲁厄姆”牌的轿车后座。司机关上门，坐进驾驶座。向“国家机场”的方向开去，搭乘去纽约的飞机。她往身后看了一眼，透过茶色玻璃看到休伯勒站在人行道边，半举着手与她告别。他身上有许多迈耶喜欢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他的气质。他总是笑眯眯的，他的笑声颇具感染力。然而，今天可不是这样。他站立在那里，望着轿车远去，脸色阴沉可怕。她心里感到一阵迷惑，但这种心情很快就被第二天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代替了。她伸直双腿，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又开始新征途了。”

她的行李箱已办妥了运往伦敦的手续，这样，她就轻松自如地从拉瓜迪亚机场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进城了。她在第30街和第2大道的交叉路口处下了车。她沿着30街往东河方向走去。一直走到一幢褐色墙面的楼前，门口的白牌子上用黑字刻着一连串医生的名字。

贾森·托尔克——精神病医生。她走下台阶，按了一下门铃。一个女人的声音通过通话器问道，“是谁呀？”

“巴里·迈耶。”

通话器里响起一阵嗡鸣声，巴里推开门，走进一间不大的铺着地毯的接待室，再把门关上。房间里只有她一人，一位青年女子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说了声“早上好”。

“早上好，”迈耶答道。

“他不在，你知道，”护士说。

“我知道，他在伦敦参加一次会议，他让我……”

“我知道，在这儿。”护士走到写字台后面，拎起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这种皮包一般是律师装辩护状用的。护士的脸极为清瘦，皮肤上落下了孩提时代的疤痕。皮包的前面有两只搭扣带，一把小锁把皮包盖牢牢地锁在皮包上。

“他说你已经知道这只皮包的事，”护士说。

“对。谢谢你。”

护士的笑容来自于她下半部脸的猛然抽搐。“再见，”她说。

“是的，你会再见到我的。”

迈耶一手提着公文皮包，一手拎着她自己的公文包离去了。她住进了广场旅馆的一个房间，这是戴维在华盛顿为她预订的。她请服务员把午饭送到房间里，下午三点前一直在翻阅自己公文包里的文件。然后她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在五点钟打电话唤醒她。接着她脱光衣服睡了一觉。五点钟起床后洗了一个淋浴，穿戴完毕后乘出租汽车前往肯尼迪机场，在“快速飞机俱乐部”办理完乘机手续，然后在那里喝了杯马丁尼酒，看了一本杂志，直到登上泛美航空公司七点钟飞往伦敦的747航班。